



五色海的传说

肖崇素 整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五色海的传说

(藏族长篇民间故事)

肖崇素 整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责任编辑：马幼明

封面设计：戴 卫

插 图：翟幼林 李 兰

五色海的传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25 字数 40 千

1981 年 8 月第一版 198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100 册

书号：10118·478

定价：0.19 元

目 次

雪山上的五色海·····	1
白鵬鸟受伤了·····	7
洞中美女·····	9
洗巴拉的诡计·····	16
第一次诡计：提升巴本·····	19
第二次诡计：取狮奶·····	24
第三次诡计：出使喀蚩·····	26
寻妻·····	34
重返人间·····	52
决斗·····	58

雪山上的五色海

这是一个流传在雪山上的牧羊童里的故事。这故事从他们的老祖爷爷讲起，已经不知道讲了多少年代了——

在神秘的九寨沟的十二座雪山里有无数海子。这些海子都象一面面晶莹如玉的镜子一样摆在每座雪山的山顶或山腰上，它自来是美丽而神奇的。其中有一个五色海，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海子中最主要的一个。这海子在山顶上，冰封时结着一片冰，在阳光下闪出万道银光，把四围雪山都照得亮堂堂的，活象几座水晶山一样。解冻后它又变成一池碧绿的水，阳光一照，经常腾起五色的轻纱般的雾。因此，牧人们都叫它做“五色海”。

自古相传，这海子是“比央朵明热巴神”^①的女儿们洗澡的地方。每到解冻，当海水一片碧绿，深不见底的时候，“比央朵明热巴神”的女儿们就要到这里来。这时，所有牧人们都要躲开那里，不再在那一带放牧，免得惊动了那些仙女们——这也是无数代无数代留下来的习惯了。

离海子不远，住着一个穷苦的牧人，他的名字叫格桑尔甲，是一个单身老头儿，他带着侄儿达尔吉和侄女阿丝

姬，一家人省吃省穿地过着日子，总算把无数苦日子都熬过来了。

后来，达尔吉慢慢成人，阿丝姬也长成个苗条美丽的姑娘。这使老人添了件心事，他一心想什么时候自己能有十五只羊，好为达尔吉娶个媳妇，以后再有十五只羊，使阿丝姬出嫁时有一份象样的嫁妆。

但这愿望却总是落空。每年都象有一件意外事使他的计划出岔子。这时，格桑老人总是抱怨说：“这是什么世道呀！难道穷人的娃娃就不该娶媳妇，穷人的姑娘就不该出嫁吗？”但是，他仍然不灰心，希望在下一年能有十五只羊。

这一年看看有十五只羊了，却又意外地出了岔子。

原来这年热比大土司的独生子洗巴拉害了一场重病，土司请来了四方的喇嘛为他念经，又请来所有能请到的医生为他治病，好容易才使他这心爱的独生子病好起来。为了让儿子病后解闷，他决定亲自带着他到野兽最多的“五色海”一带去打猎。为了让他的猎队能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山上纵横驰骋，多猎野兽，前几天就派了差官去下命令，叫所有的牧人限期搬走，一月后才准回来。若是到期不搬走的，将要受到重重的惩罚。

牧人们吃惊了。这是他们世代牧放惯了的牧场，这里每个石头，每条山泉，每个山洼，他们都弄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要将他们赶走，他们一时到哪里去找供这千万头羊儿吃的牧草和泉水呢？羊儿有了损失，以后拿什么去上缴给牧主呢？于是，几十家牧民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



这海子是比央朵明热巴神的女儿们洗澡的地方。

（翟幼林绘）

商量着去向土司请愿，请求他到别处去打猎或者缩小打猎的范围，免得这年的放牧受到损失。

他们商量好各家都去一个人。第二天启明星还在天边明亮地照着，他们一大路人就各自背上乾粮动身了。直走到天黑才走到官寨的城堡前，他们已经走得满身灰尘，疲劳不堪。堡上的哨兵望见，以为是哪里来的流浪民，一律挡着不准进去。他们再三说明原因，才由耶巴^②吩咐下来，叫他们派五个年老的进去说话。众人推出为人正直、见多识广的格桑老人领头带着四个老人进去。耶巴一见格桑就怒吼着说：

“老头子，你是领着众人来造反吗？怎么夜静更深还带领着这样多的人往城堡里闯？”

老人们深深鞠躬行礼说：

“大耶巴呀！我们都是百姓，是土司治下勤勤恳恳的百姓，只是为活命和牧场的事才到这里来的呵！”

接着他们把搬迁的苦楚和困难都说了。耶巴听了生气说：

“这是明明白白打算违抗命令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土司是天上来的，他说的话就是铁打的天秤，铜铸的升斗吗？除了要造反的百姓，谁敢来改变土司的命令？”

格桑老人实在忍无可忍，一下把躬着的腰伸直起来，理直气壮地说：

“大耶巴呀！这事情有点不合理吧！这牧场本是我们几代人开辟的，又是先代土司曾经准许我们在那里牧放的。现在，忽然要我们搬走，这成千上万的羊儿叫我们在哪里

去放呢？搬迁影响了羊群，牧主们能减少一丝丝羊税吗？土司家能少收一项捐税或少派一点乌拉吗？这些都不能，又随便撵走我们，这不是叫我们不活命了吗？”

耶巴冷笑了一声说：

“老土匪，你的嘴犟，我管不了你们的事，让土司来管你们吧！真是一天比一天没规矩了！”

他说罢走了进去。众人只好气虎虎地在门外等着。

忽然里面传出话来：

“是谁在土司官寨前聚众闹事？土司命令下来，叫把为首的每人打四十皮鞭，驱逐回去。把那带头的格桑老头子关进土牢，让土司派伦布审问他。”

那传话的差官才把话说完，一队如狼似虎的士兵立刻上前把五个老人都拉去打。又把格桑老人丢进土牢，其他四个老人被赶了出来。

众人上去接着这四个老人，看见他们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不能走动了。众人无法，只好把他们扶在马上，缓缓地无精打彩地往回走，一边商量着取回格桑老人的办法。

后来由穷牧人们凑集了十个麝香，一驮酥油，又具了结不再“闹事”，才把格桑老人取了回来。但他回来时已是气息奄奄，达尔吉和阿丝姬侍候着他，很久才慢慢好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众人没有法子了，只好按照土司的吩咐，在他们出猎的前三天，一齐含着泪，背着破烂的毡篷，赶着不肯走动的羊群，一步一挨地离开了他们世代放牧的牧场。

白 鸛 鸟 受 伤 了

一个月过去了，山上的人喊声、马嘶声、刀剑碰击声、猎犬狂吠声、弓箭“嗖—嗖—”声……都停歇了，牧人们才长长喘过一口气，急急忙忙带着病恹恹的羊群赶回自己的牧场来。

但牧场已经不象样了。许多地方被马踏成平地；许多牧草被火烧毁；许多树木被人砍光；简直象遭了一场大兵灾一样。牧人们着急地说：“牧场糟踏成这样了，叫我们怎样活命呀！”

格桑老人看了看牧场，也倒抽了一口气。他不断地说：“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呵！”他说“完了”的意思，是说羊儿没有牧草过冬，他的十五只羊的打算又落空了。

但不管怎样，坚强的牧人们仍然整顿好牧场放牧了。这天，格桑老人一家和别的牧人们一样，起得比往常还要早，因为他们为了使羊群得食，必须要四处去找寻水草没有被糟踏完的地方放牧。当格桑老人和达尔吉正呼喝着羊群往山外走时，忽然有两只白鸛鸟飞到他们头上来“嗯呷—嗯呷”地哀叫着，象遭遇了什么意外向人求援一样，叫声非常凄凉。两人往前走着，这两只鸛鸟也紧紧跟着，而且叫得一声比一声更紧。他们觉得奇怪，就率性赶着羊群跟着它们飞的方向走，想去看个究竟。

他们刚转过山洼，就看见对面雾濛濛的山腰上有一团

象白荷花的东西在那里颤动着。两只鹏鸟飞到那里，就在上面盘旋哀叫着不再飞了。两人仔细一看，才看出那不是白荷花，而是一只白鹏鸟，象是遇见了意外的袭击受了伤才停在那里的。他们一下明白了，那只鸟一定是土司打猎时受伤的，而这两只鸟是来求他们帮助的。但那高耸入云的万丈悬岩，要怎样才能上去呢？

两人踟蹰着，一时想不出办法来。好心的老人搔着头不断叹气，不怕事的达尔吉也只好在山前徘徊着干着急。

过了一会，达尔吉似乎想出办法了。他忽然伸手抢过老人背上的羊皮口袋和一根捆柴绳拔脚便跑，一下子就钻进密林里不见了。急得老人在后面连声喊道：“达尔吉，你打算怎样，凡事也要商量商量呀！”但他喊声没完，已经看不见人影了。老人无法，只好干瞪眼地蹬着脚。

过了好久，他才看见那高高的悬岩上出现了一个小黑影，正攀着岩壁一步一步顺着岩石的裂缝往前移动着。他知道那就是达尔吉。他第一次看见他爬在这样危险的悬岩上，一时只急得咬紧牙根，额上冒出汗珠，不知怎样办才好。

当他再抬头看时，那小黑影已经象壁虎般地爬过了无数条裂缝，快接近那鹏鸟了。但那里是一片光抹抹的秃岩，看来达尔吉再也没法前进了，老人又为他着急起来。正在这时，他忽然看见那小黑影似乎从一根系在岩松上的绳子攀到那白鹏鸟身边了，又看见他把白鹏鸟装在袋里，捆在腰上，又往岩松上爬着。这时，他才完全明白达尔吉在他

身上拿走那袋和绳的用意。

老人又看见达尔吉在那削壁上的裂缝里爬行了，他又只好咬紧牙屏住气，动也不敢动地看着。当他看见达尔吉小心地捧着口袋从山下灌木林里跑出来时，忍不住跑上前去紧紧抱着他，用大手掌拍着他的肩头说：

“达尔吉，我的好娃娃呀！你的心真好！我们牧人就该这样啊！”

“.....”

达尔吉没有回答，照例象往回受到叔叔夸奖一样，只是傻楞楞地望着他呆笑。

他们解开羊皮口袋来看那只可怜的白鹇鸟。原来它的左翅被人用火枪打伤了。点点鲜血从那雪白的羽毛里滴出来，把胸脯的毛衣都浸湿了。它现在完全不能飞，两人非常可怜它。达尔吉撕下毡衣来替它裹伤，又轻轻抱着它往毡篷走。

当二人赶着羊群慢慢往回走时，那一直在盘旋飞翔的两只白鹇鸟，绕到他们头上来长鸣了三声，象表示放了心，然后才向那北方的云层里飞走了。

洞 中 美 女

由于这只鸟是达尔吉救回的，于是看护这鸟的责任就落在他身上了，但他不知道应该把这鸟放在哪里。叔叔说：“鹇鸟的家在山岩上，应该把它放在山岩里。”他才决定把

它放在毡篷旁边的小山洞内，又找来柔软的金线草，为它做了个舒服的窠，才放它进去。从此，除放羊外就到洞里来为它敷药裹伤，调弄饮食，有时还为它吹奏他最得意的木笛。那鵬鸟也象有感情一样，他不在时就常常不安地扑打着翅膀，向北方长鸣着；只要他一来，或者只要他吹弄一回木笛，这鸟就静下来，再不扑打鸣叫，只挣扎地飞到他膝前来，偏着头听他吹笛。

一月过后，鵬鸟的伤慢慢好了。达尔吉心中欢喜，每次为鵬鸟吹奏木笛后，就把手放在它的白色羽毛上，不管它懂不懂地问它说：

“白鵬鸟呀！你的伤快好了，你将要回到远处山岩的家去了，你舍得我们吗？”

或者问：“白鵬鸟呀！你家也有叔叔、阿哥、阿妹，象我们家这样吗？你思念他们吗？”

白鵬鸟只“嗯呬—嗯呬—”地叫着，它的鸣声似乎象在说：“达尔吉阿哥呀达尔吉阿哥！我当然要回到我山岩的家乡去，我当然思念我的亲人！但我又多么舍不得你、叔叔和小阿丝姬啊！你们待我真太好了！”

只要一听到它那没有语言却有哀伤的鸣声，就常常引起达尔吉的难受。他多么不愿意相处了这样久的小白鵬离开啊！

有一天，达尔吉才调理好了羊群，就象往天一样快步地向白鵬鸟住的山洞跑来。但才一进洞，他熟悉的白鵬鸟已经不见了，在鸟歇息的地方，只立着一个白衣的姑娘。



他熟悉的白鸛鸟不见了,……只立着一个白衣的姑娘。(李 兰绘)

她的容貌象一朵初开的花朵，似乎从没经过阳光晒过、风雨侵过，纵然微风一吹，也会颤抖似的。她一身雪白，白得来把整个山洞都照亮了。达尔吉吃惊地望着她。半晌才问道：

“你，你是谁呀？”

“我么？达尔吉，我是你的朋友啊！”姑娘微笑着说，声音象一个叮当的小铃儿一样。

“我的朋友？姑娘，我，我哪有……”他用眼四处搜索着，想找到他那失去的朋友小白鹏。但小白鹏连影子也没有了。

那小铃儿般的声音又响了：

“达尔吉，你不用疑惑吧！我是你的朋友呵！多谢你和你叔叔、妹妹这一月来对我这样照看，把我的伤医好了，使我能够这样站起来——虽然还有些吃力！”她说又似乎象花儿在风中摇摆一样轻轻地颤抖着。

“难道你、你就是那小白鹏吗？”

“唔，是，我就是那只你曾经照料过的小白鹏呵！”

“……”达尔吉一下窘住了，他不敢用眼睛看她，也不知该向她说什么才好，只茫然地站在那儿不动。

姑娘又轻声向他说：

“达尔吉，请你不要吃惊吧！我明白告诉你，我就是那比央朵明热巴神的女儿，名叫泽衣拉姆。我们姊妹三人到五色海上来游玩，因为太贪玩了，忘记了阿爸阿妈的嘱咐，遇见土司的队伍把我打伤了，幸喜你救了我。现在，我吃